

没有终点的旅途

□游玉增



这是我经历的一个真实故事。

我是在一辆旧铁皮火车上认识这对夫妇的。女人五十多岁的年纪，脸在冬日的寒气下冻得有点发红。男人显得更为苍老一些，头发斑白，不过脸上还算紧致的皮肤似乎说明他还不到这样的年龄。他一直在用一根熏黑的烟斗抽着烟叶。

我的座位正好在他们对面。等放好行李坐下来时，我发现女人正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，并在男人耳边悄悄说着什么，男人听完女人的话似乎很认真地打量了我一下。

“你去哪呢？”我听到男人开口问到。
“去XX。”正好，我们是同路，女人高兴地抢着说。

由此，我们开始聊起天来，一个人在旅途中是特别需要有个说话的对象，更何况是这种长途的旅程呢。

女人很详细地问了我过去的经历。男人大部分时间则一言不发，他在一旁不停地往烟斗里装着烟叶，吐着一圈圈的烟雾，然后眯着眼睛陶醉地看着我们。从女人的口中，我了解到的却不是一个“开心”的故事。

这对夫妇是出来寻找被偷走的儿子。多年前，有一辆车经过他们家门口，把正在玩耍的他们唯一的孩子，抱上车带走了。这么多年来，夫妇俩就在全国的各个城市寻找儿子，天南地北，几乎大的城市他们全都去过了。多年的积蓄也花光了，亲戚中能借的都借了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靠陌生人的帮助和拾荒来支撑生活。

我有点难过，不禁问她，“在XX这个地方有消息了么？”

“有了，”女人高兴地说，“听说孩子这么多年都在那个城市呢。”

“知道具体地址吗？”我问。

女人的神色有点黯然，“还不知道，但总归有个大致的位置了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总会找到的。”

这话让我有点失望的同时也为她高兴。女人转而看了男人一眼，爱怜地说，“你还是少抽点烟，孩子快找到了，这么多年都没见他，咱们得多活几年，多看看他。”

男人很听话地磕了磕烟斗，把它收了起来。看到我注意他的烟斗，他咧开嘴说，“老家产的烟叶，劲道足，你要不要试试。”我摇了摇头。



也许是刚才的话题太过沉重，接下来的谈话也提不起劲了，渐渐地我们不再说话。女人斜靠着男人的肩膀，闭上眼。

车到站了。女人却怎么也叫不醒。男人有点羞赧地对我笑了笑说，“她一睡就这样，不过这样也好。”男人背起女人往车门方向走，手臂上挽着一个捆成节，磨出毛的布袋，这就是他们唯一的行李了。

在出站口准备分手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问他，“你们打算从哪里开始找呢？”

男人叹了口气说，“其实我们儿子已经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我大吃一惊。

“是的，他被那辆过路的车当场撞死了。”男人的眼睛里开始涌出了眼泪，细细地滑下脸颊，顿然苍老了许多。

“那你们还在找什么呢？”我追问道。

“儿子死后，她的精神有点不正常了，先是自责，怪自己没看好儿子，然后渐渐开始不相信儿子死了，最后说儿子是被人给偷走了，天天吵着要出去找儿子。我看她痛苦得实在受不了，就带她出来，只有在寻找的路上她才能安静，清醒一些。”男人看了看背上的女人接着说，“不过也奇怪，这样找着，走着，这么多年来我也爱上了行走，恍然间，有这种感觉，我们的孩子还活着，有一天会在路上碰到他或者他会在下一个城市等着我们，也许我们找的就是这种感觉吧。算算年纪，他也有你这般大了。”

我们告别之后，男人背着女人，慢慢地走入人流，渐渐地消失在人群中。看着车站涌动的人流，我无比感动，的确，这世间有些东西是没有终点的。

流年

□雪樱

在北方人的记忆里，都会有一段与烤地瓜的“缠绵”。寒冷的天气里，吃上一块热腾腾的烤地瓜，整个身子顿时暖和起来。

学校门口，刚放学的学生，三三两两围在地瓜炉前，买上几个，你一块我一块拿在手里暖着手，顾不上等就丝丝哈哈地往嘴里填，随走随吃，嘴边冒出一团团白气，给冬日增添了几分鲜活；下班路上，路过卖烤地瓜的摊子，下车挑上两个，回家给孩子吃。

周末，和朋友去泉城路逛街，很多卖烤地瓜的都换成了电炉子，说什么环保无污染，却失去了地瓜炭炉特有的味道，尤其是那股烤糊了的气味，沁入心脾的熨帖。

过去，同住筒子楼里的老邻居李大伯就是卖烤地瓜的，听父亲说，他们家孩子多，老大还是精神病，生活不宽裕，李大伯晚上给一厂子看大门，白天就和老伴在院门口摆个摊子，夏天卖冷饮，冬天卖烤地瓜。时间久了，他的摊子不断扩大，有下棋的老头，晒太阳的老太太，还有戏耍玩闹的孩子。而我每次放学，也都在他摊子路过，免不了“扫荡”一番，有时能收获几块糖块，有时能赏给我一块刚出炉的热地瓜，有时还塞给我几个豆包儿……父母知道后常责备我。李大伯和我说，这是咱俩的秘密，不关他们的事。后来，筒子楼改造，我们搬到另一座楼上，大伯也不卖烤地瓜了，因为

劳累过度病倒了，去年去世了。此后，大院门口卖烤地瓜的摊位，换了一拨又一拨，而街坊们最怀念的还是李家的地瓜炉，不仅仅因为他烤得熟成，还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愫在里面。

除此之外，妈妈为我晒制的地瓜干最好吃不过了。母亲把买来的地瓜洗净、切开、蒸熟，晾在盖垫上，家里有暖气，用不上一个月，地瓜干就能吃了。这两年，由于母亲身体不好，没有精力做了。

如果说父辈人对地瓜的感情是艰苦年代的充饥，我们这代人对地瓜的感情却是温暖的回忆。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泉城姑娘，我对

烤地瓜有着说不出的情怀，或许是对儿时的回忆，或许是一种因城市而生的自豪感。

有人说，济南的冬日仿佛是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女，动不动就大发脾气，降温常常是高台跳水，给人一个措手不及。然而，济南的冬日街头随处可见的地瓜炉，无疑是城市中最温情的一道风景。买上一块烤地瓜，边走边吃，享受着那种微微烫嘴的感觉，总会带给你些许的慰藉，让你暖到心窝里。连老舍先生都说过，“在冬日里吃上一块烤得香气四溢、金黄绵甜的地瓜确实不错，既增加热量还享受了美味，且物美价廉。”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舒坦的呢？

烤地瓜的温情回忆

连载

继电影小说《爱情呼叫转移》后，坏蓝眼睛又一力作——

疯狂女主播



作为国内第一部掀开广播电视神秘面纱的职场小说，《疯狂女主播》真实地勾勒出关于“剩女时代”的职场纷争与复杂的情感纠葛。女主播游慕冰靓丽的外表、小资的生活、职场中挣扎以及对情感的迷惘，无论是70后还是80后的群体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

● 坏蓝眼睛

106

游慕冰张口结舌，心里委屈得要死，这明明是每次

上节目前夏洛洛亲自嘱咐的，现在面对众人，却把责任推到了她这里。她看到夏洛洛那一副扮无辜的无耻的嘴脸，实在无话可说，又无法当众揭穿她，于是她只好说：“恩，我是害怕钟真第一次上节目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。”

夏洛洛故意扯着嗓子说：“你不能这样！游慕冰，钟真是新人，你应该多带带她，她还很聪明的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对这个工作的兴趣确实没那

么大，至于说不说话也无所谓，我希望你赶快找到替换我的人。”钟真打断了夏洛洛的话。
“钟真你怎么又说这种话？我说了，我相信你，看好你，你是最适合的，至少你也要把节目做得像样点再走吧？现在走的话，会被人误会你能力有问题做不成的，我不相信你有什么能力问题而做不成，我真的对你非常欣赏，你需要的仅仅是时间。”这会儿，夏洛洛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善解人意，这使游慕冰非常生气。

“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或者做得成，做不成，反正我希望你赶快找到适合的人，做这份工作，这令我生活大乱，情绪极为不愉快，我实在不想如此折磨自己。”

沉默了一会，夏洛洛收拾了一下东西，站起来说：“行吧，今天的会先到这里吧，咱们找时间再说其他的问题。”

走出了公司门口，游慕冰看到走出来的钟真，心里感觉有点歉意，但是又无法把实情

跟她说明白，于是她主动地跟钟真说：“钟真，对不起啊，我忽视了你的感受。”

钟真没说什么，却也没有说任何不介意的话，只是礼貌地笑了笑，便走了。

这时候，夏洛洛走了过来，看到游慕冰一脸的失落，问：“冰冰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色不好看。”

游慕冰有点生气地说：“你刚才也太让我难堪了吧。明明是你让我关她话筒，不让她多说话，怎么你今天又在会议上批评她不说话？钟真把这件事怪到我头上，你这么不是让她恨我吗？”

“她不会恨你的，她不是不想做了吗？”夏洛洛耸耸肩，感觉不以为然。

“想不想做，或者是做不多，我都不想她恨我，我跟她无冤无仇的，还有啊，既然今天把这件事挑开了，我就不在节目里关她话筒了，免得她对我有意见。”

“错！”夏洛洛拍了拍游慕冰的肩膀说：“你这么想就错了！你以后不光是要紧，还要比以前关的次数更多，尤其是在她必须要说话的时候，你给她关掉！”

“这又是为什么？”

“你别问为什么了，按照我说的去做就对了。”

游慕冰心里非常懊恼，如果现在不是受制于夏洛洛。她一定不会如此忍受她，但是一想到苏醒的话，一想到自己目前茫茫未知的处境，游慕冰也只好忍了又忍，毕竟她现在的一切，都跟夏洛洛息息相关，除了忍耐，她想不出其他的办法。

晚上下了节目，林君打来了电话，神秘兮兮地说有事情找她商量，相约一起吃宵夜。

游慕冰正好心情不好，欣然前往，把车停下之后，她站在餐馆门口等林君，远远地，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附近，一会儿，走出来一个装扮妖娆大胸女人，走近了一看，果然是“看我72变”的林君。

游慕冰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惊讶得不得了，不由呼叫起来：“天啊，不是吧？林君，你怎么变成波霸了！”

林君“咳”了一下看了看周围的行人，傲然地挺起胸来，得意地说：“怎么样？性感吧？最近我走哪儿，都能收来一箩筐的目光，回头率百分百！把我美死了都！”